

抒怀

用尤克里里弹奏一曲春歌

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左琦

尤克里里轻快的音乐响起,我在春色斑斓里放歌。

我要把《鲁冰花》唱给您听。

“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 想家的夜晚 它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……”

一切如昨,重访往日时光。那是一个下雨天,花针小雨淅淅沥沥,我如往常一般,骑着单车回家吃中饭。这条连通家与学校的路,我每天要骑上四遍,曾在骄阳的炙烤下汗流浹背,也曾在寒风的呼号里瑟瑟发抖。街道的每一个店面,每一处招牌我都烂熟于心。

“吱——”一个急刹,在我的神识归位之前,我已摔坐在地,单车大喇喇地横躺在我身旁,徒留车轮空转,仿佛在痛苦地呻吟。一股钝痛迟缓地从身体传至大脑,貌似我的牙刚磕在车把上了,我尝到了血的甜腥味儿,这让我欲哭无泪。

这儿是火车站,离家还有十分钟的车程。我就这样突兀地坐在路上,没有钱,没有通讯工具,我有点起不来

身了,无助至极。

一个陌生的男子将我扶起,把单车推至路旁。那人道:“小妹妹,你联系家人了吗?”我茫然地摇摇头。他递过来一张一元的纸币:“在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个电话,让家人来接吧!”我心中涌流无数暖意。

他走了。我开始打电话,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太方便的事儿。家里没有电话,我只能拨打楼下小卖部的电话,由老板在楼下叫唤,妈妈才会下楼来接电话。一切果然按照这样的预设进行,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:“你等着,我就来!”

我在风雨里等着。

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妈妈!她着急地喘着气,关切地看着我:“摔到哪里没有?”我摇头,有些自责,有些高兴。我知道自己可以忍,可以扛,但是就想撒撒娇。辛苦了,妈妈!

尤克里里轻快的音乐响起,我在和风细雨里放歌。

我把《听妈妈的话》唱给您听。

“美丽的白发 幸福中发芽 天使的魔法 温暖中慈祥……”

2008年,一场冰灾袭击郴州。连续23天的雨雪冰冻天气,让全城无水无电,几近陷入停顿。

我和妈妈在结满冰块的街道上行走,小心翼翼。我怀孕了。

我在一家蛋糕店前驻足,货架上为数不多的蛋糕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是的,那天是我的生日。

“想吃吗? 买一个吧!”妈妈看出来,我就是一只馋虫。

在逼仄的黑黢黢的小店里,我坐着吃,妈妈站着看。这块蛋糕让我吃得有些哽咽,我不敢抬头看妈妈的眼睛。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,却永远是母亲心中的孩子。

一转眼,妈妈步入老境,我的孩子也大了。但从妈妈布满皱纹的容颜里,我恍然认出了天使的模样。

尤克里里轻快的音乐响起,让我再为您唱一支歌吧!

畅情

单位举办“阅读红色经典”读书活动,大家要我推荐几本必读书,我首推《红岩》,理由是书中描写的革命精神,值得现在广大的党员干部学习和继承。

在此书中,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人物是江姐,她无比坚强,对党忠诚,置生死于度外。敌人用竹签钉她的手指,她坚强地说:“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,竹签子是竹做的,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。”江姐也是美丽的,她在渣滓洞监狱里,穿着那蓝色的旗袍,以干净而又苍白的面容从容与敌斗争,甚至在最后临刑牺牲前,她也让大家不要哭泣。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,激励着狱中的其他革命志士,尽情彰显了“从来壮烈不贪生,许党为民万事轻”的精神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许云峰将要被特务秘密处决前的那段描写:死亡,对于一个革命者,是多么无用的威胁。他神色自若地蹒跚地移动脚步,拖着锈蚀的铁镣,不再回顾鹄立两旁的特务,径自跨向石阶,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。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,忽然回过头来,面对跟随在后的特务匪徒,朗声命令道:“走! 前面带路。”什么叫“献身革命无返顾,坚持真理死如归”? 这段描写作了最好的诠释。

最让我心痛无比的是狱中那个可怜的小男孩,他长着大而有神的眼睛,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又瘦又高,被狱友们怜爱地叫做“小萝卜头”。“小萝卜头”虽小,但并不惧怕敌人,他不但为受伤的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而且还担负着为狱友们送信的光荣任务。然而在革命胜利前夕,可怜的“小萝卜头”被残酷地杀害了。

《红岩》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,细节更是让人惊心动魄,场景也让人如临其境,每读一次都让我情感奔腾,感慨万千。小说中的江姐、许云峰等人物都是当时那些革命先烈的缩影,正是这些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,为我们构筑了通往今天的幸福之路。如今,在阳光下成长的年青党员干部,要继承和发扬前辈们“许党为民万事轻”的精神,尤其要始终有一颗甘当公仆、执政为民的心,多为群众办实事、做好事、谋大事。

一本难忘的红色经典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
龙玉纯

感悟

年轻最喜天马行空

宜春县第十一中学 白志奇

每遇闲暇时,喜欢读些文质兼美的文章,尔后自顾自地写些文段。虽离精致尚有较大差距,但自我感觉颇好。因为,文字很多时候会让一个人得到滋养。

当你感到“何以解忧,唯有暴富”的时候,读书吧,去书中寻找那数不尽的黄金屋;当你自卑困顿时,读书吧,你会更加明白什么叫“穷且亦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;当你存世茫然时,读书吧,你会看见屈原在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”的吟咏中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高洁理想。不信,你看苏轼,“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”;不信,你看董卿,“若有诗书藏于心,岁月从不败美人”。可是,读的文字多了,情怀得到了滋养,灵魂却开始天马行空。

我会驰往于诸葛孔明的卧龙草庐,刘备躬身三顾拜请其出山辅大业,满腹才华得以横绝三国;喜欢陶潜的田园诗情,驻足乡村田野,过着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的恬淡生活;苟同李太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之语,兀自深耕厚积,望有朝一日得伯乐识遇,乃发积蓄之力。

富于幻想是年轻人最美好的特质之一。试想,当一个人有了皱纹,双鬓青丝不再,还会如年轻般热衷于幻想吗? 于大多数人而言,答案应是否定的。因为年轻时最喜天马行空,当白发“挤走”青丝,皱纹爬满眼角,人便会开始变得念旧,开始追忆自己的往事,开始讲述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,更多的只是回忆与感慨。

倘使未来不能够容人细作思量,那就先寄希冀于天马行空的幻想吧。年轻本不该拘泥于世俗,年轻的思想和灵魂是可以在文字中经得起放空和涤荡的,而绝非是一成不变的。

所以,何不让年轻天马行空一回呢?

乡村童年



印象

韩银/摄

记忆

长在城里的桑树

□ 朱永波

棵树来。它并不魁梧,因为夹在两楼之间,只能努力地往上生长,便显得瘦瘦高高的,像极了一位初来乍到的腼腆少年。

我以为这事就此了了,不料这却只是个开始。

第二天下午,我听到楼道里有孩子的声音,一看,几名孩子在二楼楼道上东张西望的,是那种想采桑叶,又担心被人说的样子。当然,没人愿意去打碎一群少年的梦。此后的一段时间,几乎每天放学后都有孩子前来采桑叶,小院居民也从来没人嫌吵,有几次,我还看到在院子里转悠的老伯帮孩子们采桑叶。

整个春天,这棵桑树都在为孩子们奉献着叶子,它也像遭了难一样,除了主干最高处一枝独秀,周边能够得着的地方都被采光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。我开始心疼这棵树了,也后

悔自己多嘴了。

然而,我的顾虑是多余的,夏日的脚步刚抵达,这棵树便满血复活了,新抽出来的枝丫像箭一样射向四周,没几天茂密的树叶便把半个院子罩得严严实实的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真为它生命的顽强和对人的宽容感慨!

从此,每年的春日,小院里都会出现前来采桑叶的小学生,他们如同候鸟般聚集在小院,叽叽喳喳地给小院带来生气。到了暮春,他们又如同候鸟般突然消失,小院便又恢复到往日的宁静之中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,那棵桑树依然在院子里继续着它的春夏秋冬,它在这座小城里也继续着它的传说,而我也听人说,当年前来采桑叶的孩子当中,居然有考上博士研究蚕桑和丝绸的。